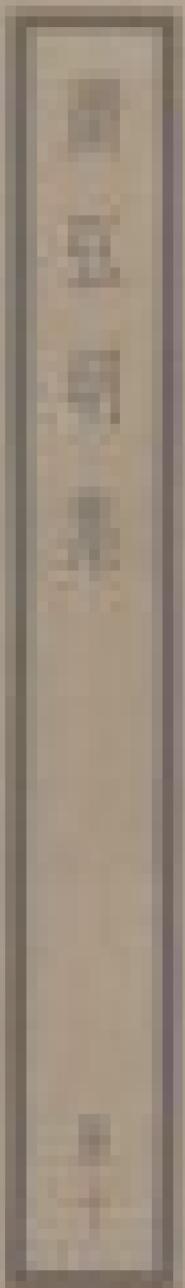


廣弘明集

冊十



廣弘明集統歸篇序

唐終南山釋道宣撰

廣弘明者言其弘護法網開明於有識也自上九篇隨時布現籌度
理路其緣頗悉然於志之所之未備詳覩如不陳列頌聲何寄故次
編之殷鑒遐邇且法王御寓歌頌厥初梵王天王聲聞菩薩咸資偈
讚用暢幽誠無經不有彰於視聽東夏王臣斯途不惑擬倫帝德國
美無不稱焉所以寫送性情統歸總亂在於斯矣然晉宋已來諸集
數百餘家信重佛門俱陳聲略至於摭拾百無一存且列數條用塵
博觀

廣弘明集卷第三十七

唐終南山釋道宣集

統歸篇第十之一

淨業賦并序

梁武帝

少愛山水有懷丘壑身羈俗羅不獲遂志舛獨往之行乖任縱之心
因爾登庸以從王事屬時多故世路屯蹇有事戎旅略無寧歲上政
昏虐下豎姦亂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御刀應勑梅蟲兒茹法珍愈靈
韻豐勇之如是等多輩誌公所謂亂戴頭者也誌公者是沙門寶誌
形服不定示見無方於時羣小疑其神異乃羈之華林外閣公亦怒
而言曰亂戴頭亂戴頭各執權軸人出號令威福自由生殺在口忠
良被屠馘之害功臣受無辜之誅服色齊同分頭各驅皆稱帝主人
云尊極用其詭詐疑亂衆心出入盤遊無忘昏曉屏除京色不脫日
夜屬纊者絕氣道傍子不遑哭臨月者行產路側母不及抱百姓懷

懷如崩厥角長沙宣武王有大功於國禮報無報酷害奄及至於弟姪亦罹其禍遂復遣桓神與杜伯符等六七輕使以至雍州就諸軍帥欲見謀害衆心不與故事無成後遣劉山陽灼然見取壯士羆虎器甲精銳君親無校便欲束身待戮此之橫暴出自羣小畏壓溺三不弔況復姦豎乎若默然就死爲天下笑俄而山陽至荊州爲蕭穎胄所執卽遣馬驛傳道至雍州乃赫然大號建牙豎旗四方同心如響應聲以齊永元二年正月發自襄陽義勇如雲舳艤漢竟陵太守曹宗馬軍主殷昌等各領騎步夾岸迎候波浪逆流亦四十里至朕所乘舫乃止有雙白魚跳入觴前義等孟津事符冥應雲動天行雷震風馳郢城尅定江州降款姑熟甲冑望風退散新亭李居士稽首歸降獨夫旣除蒼生甦息便欲歸志園林任情草澤下逼民心上畏天命事不獲已遂膺大寶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猶欲避位以俟能者若其遜讓必復魚潰非直身死名辱亦負累幽顯乃作賦曰日夜

常思惟循環亦已窮終之或得離離之必不終負扆臨朝冕旒四海
昧旦乾乾夕惕若厲朽索御六馬方此非譬世論者以朕方之湯武
然朕不得以比湯武湯武亦不得以比朕湯武是聖人朕是凡人此
不得以比湯武但湯武君臣義未絕而有南巢白旗之事朕君臣義
已絕然後掃定獨夫爲天下除患以是一途故不得相比朕布衣之
時唯知禮義不知信向烹宰衆生以接賓客隨物肉食不識菜味及
至南面富有天下遠方珍羞貢獻相繼海內異食莫不必至方丈滿
前百味盈俎乃方食輶飭對案流泣恨不得以及溫清朝夕供養何
心獨甘此膳因爾蔬食不噉魚肉雖自內行不使外知至於禮宴羣
臣餚膳按常菜食味習體過黃瀛朝中班班始有知者謝朏孔彥穎
等屢勸解素乃是忠至未達朕心朕又自念有天下本非宿志杜恕
有云剗心擲地數片肉耳所賴明達君子亮其本心誰知我不貪天
下唯當行人所不能行者令天下有以知我心復斷房室不與嬪侍

同屋而處四十餘年矣於時四體小惡問上省師劉澄之云我昔是布衣甘
候所以劉澄之云澄之知是飲食過所致答劉澄之云我是布衣甘
肥恣口劉澄之云官昔日食那得及今日食姚菩提含笑搖頭云唯
菩提知官房室過多所以致爾於時久不食魚肉亦斷房室以其智
非和緩術無扁華默然不言不復詰問猶令爲治劉澄之處酒姚菩
提處丸服之病逾增甚以其無所知故不復服因爾有疾常自爲方
不服醫藥亦四十餘年矣本非精進旣不食衆生無復殺害障旣不
御內無復欲惡障除此二障意識稍明內外經書讀便解悟從是已
來始知歸向禮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有動則
心垢有靜則心淨外動旣止內心亦明始自覺悟患累無所由生也
乃作淨業賦云爾

觀人生之天性抱妙氣而清靜感外物以動欲心攀緣而成眚過恆
發於外塵累必由於前境若空谷之應聲似遊形之有影懷貪心而

不厭縱內意而自騁目隨色而變易眼逐貌而轉移觀五色之玄黃
翫七寶之陸離著華麗之窈窕耽冶容之逶迤在寢興而不捨亦曰
夜而忘疲如英媒之在摘若駿馬之帶羈類白日之麗天乃歷年之
不虧觀耳識之愛聲亦如飛鳥之歸林旣流連於絲竹亦繁會於五
音經昏明而不絕歷四時而相尋或亂情而惑慮亦慆耳而堙心至
如香氣醇起觸鼻發識婉婉追隨氤氳無極蘭麝夾飛如鳥二翼若
渴飲毒如寒披棘舌之嗜味衆塵無有大苦鹹酸莫不甘口噉食衆
生虐及飛走唯日不足長夜飲酒悖亂明行罔慮幽咎身之受觸以
自安怡美目清揚巧笑蛾眉細腰纖手弱骨豐肌附身芳潔觸體如
脂狂心迷惑倒想自欺至如意識攀緣亂念無邊靡懷善想皆起惡
筌如是六塵同障善道方紫奪朱如風靡草抱惑而生與之偕老隨
逐無明莫非煩惱輪迴火宅沈溺苦海長夜執固終不能改逆否相
隨災異互起內懷邪信外縱淫祀排虛枉命蹠實橫死妄生神祐以

招福祉前輪折軸後車覆軌殃國禍家亡身絕祀初不內訟責躬反己皇天無親唯與善人外清眼境內淨心塵不與不取不愛不嗔如玉有潤如竹有筠如芙蓉之在池若芳蘭之生春淤泥不能汙其體重昏不能覆其真霧露集而珠流光風動而生芬爲善多而歲積明行動而日新常與德而相隨恆與道而爲鄰見淨業之愛果以不殺而爲因離欲惡而自修故無障於精神患累已除障礙亦淨如久澄水如新磨鏡外照多像內見衆病旣除客塵反還自性三途長乖八難永滅止善旣修行善無缺清淨一道無有異轍唯有哲人乃能披襟如石投水莫逆於心心清冷其若冰志皎潔其如雪在欲結其旣除懷憂畏其亦滅與恩愛而長違顧生死而永別覽當今之逸少想後來之英童懷荆玉而未剖藏神器而存躬修聖行其不已信善積而無窮永劫揚其美名萬代流於清風豈伏強而稱勇乃道勝而爲

孝思賦并序○太常卿劉之遴注文多不載

想緣情生情緣想起物類相感故其然也每讀孝子傳未嘗不終軸
輟書悲恨拊心嗚咽年未髫鬌內失所恃餘喘吟姍嫋嫋相長齒過
弱冠外失所怙限職荆蠻致闕晨昏江途遼夐家無指信髡鬚行路
先君體有不安晝則輶食夜則廢寢方寸煩亂容身無所便投刺解
職以遵歸路於時齊隋郡王子隆鎮撫陝西頻煩信命令停一夕明
當早出江津送別心慮迫切不獲承命止得小船望星就路夜冒風
浪不遑寧處途次定陵船又損壞於時門賓周仲連爲鵠頭戍主借
得一舸奔波兼行屢經危險僅而獲濟及至戾止已無逮及五內屠
裂肝心破碎便欲歸身山下畢志墳陵長兄哀愍未許獨行續有北
問狡虜寇邊朝廷以先君遺愛結民咸思在昔故舊部曲猶有數千
武慶宗將領留防彼鎮時便有旨使扞壽春王事靡監辭不獲免刺
史崔慧景志懷翻覆遠招逋逃多聚姦俠大猾凶醜莫不雲集至如

彭益韓元孫等不可稱數倍道電邁奄至淮泗凶徒疑駭相引離散
臺軍主徐玄慶房伯玉等欲襲取慧景乃固禁之方得止息是歲齊
明作相疑論未決密馳表疏勸徵慧景折簡而召必不違拒卽重遣
還以安其心姦渠旣出緣邊無虞旬朔之間慧景反鎮卽便解甲以
歸京師因爾驅馳不獲停息數鍾百六時會雲雷撥亂反正遂膺四
海念子路見於孔丘曰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食爲親負米百
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
食願食藜藿之食爲親負米不可復得每感斯言雖存若亡父母之
恩云何可報慈如河海孝若涓塵今日爲天下主而不及供養譬猶
荒年而有七寶飢不有食寒不可衣永慕長號何解悲思乃於鍾山
下建大愛敬寺於青溪側造大智度寺以表罔極之情達追遠之心
不能遺蓼莪之哀復於宮內起至敬殿竭工匠之巧盡世俗之奇水
石周流芳樹雜沓限以國事亦復不能得朝夕侍食唯有朔望親奉

饋奠雖復得薦珍羞而無所瞻仰內心崩潰如焚如灼情切於衷事形於言乃作孝思賦云爾

感四氣之變易見萬物之化成受天和而異命稟地德而齊榮察蟻
螟於蚊睫觀鯤鵬於北溟彼含識而異見同有色而殊形雖萬類之
衆多獨在人而最靈禮義別於飛走言語異於鸚猩念過隙之儻忽
悲逝川之不停踐霜露而淒愴懷燧穀而涕零掩此哀而不去亦靡
日而弗思仲由念枯魚而永慕丘吾感風樹而長悲雖一至而捨生
奉二親而何期思因情生情因思起導情源以流澍引思心而無已
既懷憂以終身亦銜恤而沒齒常閒居以永念獨拊膺而自傷徒升
岵而靡瞻空陟屺其何望涕縱橫以交流血沸涌而沾裳覽地義以
自咎懼滅性之乖方仰太極以長懷乃告哀於昊蒼冀皇天之有感
何報施之茫茫曉百碎於魏闕夜萬斷於中腸心與心而相續思與
思而未央晨孤立而縈結夕獨處而徊徨氣塞哀其似噎念積心其

若狂至如獻歲發暉春日載陽木散百華草列衆芳對樂時而無歡
乃觸目而感傷朱明啓節白日朝臨木低甘果樹接清陰不娛悅於
懷抱但罔極而纏心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涼氣入衣淒風動裳心無
迫而自切情不觸而獨傷若乃寒冰已結寒條已折林飛黃落山積
白雪旅鴈鳴而哀哀朔風鼓而颶颶目觸事而破碎心隨感而斷絕
無一息而緩念與四時而長切年揮忽而莫反時瞬眺其如電想慈
顏之在昔哀不可而重見痛生育之靡答顧報復而無片悲與恨其
俱興涕雜血其如霰鸞青春而差池鴻素秋而翹翔去來候於節物
飛鳴應於陰陽何在我而不爾與二氣而乖張常茹酷而輪迴歷日
夜而不忘既視丹而成綠亦見白而爲黃擾性情以翻覆汨神慮而
迷荒想鳴鶴而魂斷聽孤離而心死慟終天而無怙號畢世而靡恃
觀休屠之日殫豈教義之所及見甘泉之畫像每下拜而垂泣忽心
動而不安遽入侍於帝室值何羅之作難乃捨之以投瑟超王臣之

稱首冠誠勇而無匹士行己之多方見石他之有權身雖死而名揚
乃忠孝而兩全顧丁蘭其何人家河內之野王時舞象而方及始成
童而親亡刻木母以供事常朝夕而在傍劉鎮就養而不暇常遠汲
而力寡苦節感於幽靈醴泉生於竈下顧長沙之臨湘有古初之道
始時父沒而未葬遇鄰火之卒起乃伏棺而長號雨暴至而火死又
何琦其亦然獨柩屋而全止至如王祥黃雀入帳魄通橫石特起感
彥之開母目邢渠之生父齒覽斯事而衆多亦難得而具紀靈蛇銜
珠以酬德慈烏反哺以報親在蟲鳥其尙爾況三才之令人治本歸
於三大生民窮於五孝置天地而德盈橫四海而不撓履斯道而不
行吁孔門其何教

遊七山寺賦

梁宣帝

此山川之寥廓時天高而氣靜路閑曠而清華地幽栖而特挺窮浙
右之標絕極宇中之勝境承興序而陟涉聊盤桓而騰騁盡登臨之

雅致悅誼囂之暫屏因茲連鑣結駟並慢方舟萬騎齊列千檝爭浮
皆東南之俊異並禹穴之琳瑯差池集侶容與儕儻巷無服馬路寡
遺軒窮周章而歷覽盡娛翫而遨遊爾乃傍林橫出輕舠上泝歷秦
王之舊陌緣越地之昔路望塗山而斜繞逕南湖而迴渡連天台之
華嶺引若耶之長注乍汎瀆而瞻望或陵峯而一顧於是歷樂林而
南上升法華而望西有磕磕之奔澗復亹亹之長溪既皎潔而如鏡
且見底而無泥途嶮峭而巉絕路登陟而如梯旣攀藤而挽葛亦資
伴而相提窮羊腸之詰屈極馬嶺之高低霧昏昏而漫漫風颶颶而
淒淒瞻洪川其如帶望巨海其如珪執玉帛於茲地會諸侯而赴稽
想疏柯之茂葉憶大骨之昏迷盛美於斯岳播遺範於氓黎旣迺
瞰往賢之舊跡美高尚之餘風踐達草之蕪汲撥蓁蕣之彌蒙名岳
峨而峙立峻谷杳而虛冲春林漂而皆碧秋沼淨其如空旣連綿而
相接兼隱軫而無窮信英奇之攸止實翔集之所崇傍高巒而建刹

亦帶壠而成宮神靈更其盼饗仙聖互其交通巖霧霏而起霧樹布
漫而抽叢嘉卉生其前後善草植其西東瞻朱扉之赫奕望寶殿之
玲瓏擬大林之精舍等重閣之講堂既爽塏之禪宇亦顯敞之華房
跨曲澗而爲室繞紆阤而修牆夕雲生於牕牖朝日照於簷梁諒隙
曲而成麗蓋照景而生光流清梵之宛轉響桴磬之鏘鏘構造精密
華麗無方清流四繞吐溜悠長邐迤闡閣峻絕堦隍水碓侔於金谷
飛樓似於建章其徒衆則乍遊乍處或賢或聖並有志於頭陀俱勤
心於苦行競假寐而誦習咸夙興而虔敬識苦空之迅流惜朝陰之
奔競潛深窟而學六通隱閑蕪而修八正或燒體而爲功或灰身而
入定熏名香之氛氲或飛錫而相映或振塵而高談或閑居而坐聽
禪衆疑於漆木智士同於懸鏡既釋教之興華乃法輪之宣盛寺既
憑山而構造山亦因寺而有七蓋靈瑞之所臻亦奇士之所出產龍
劍之遺溪遊鹿機之餘術謝鳳來而容與鄭風反而蕭颺既清澗之